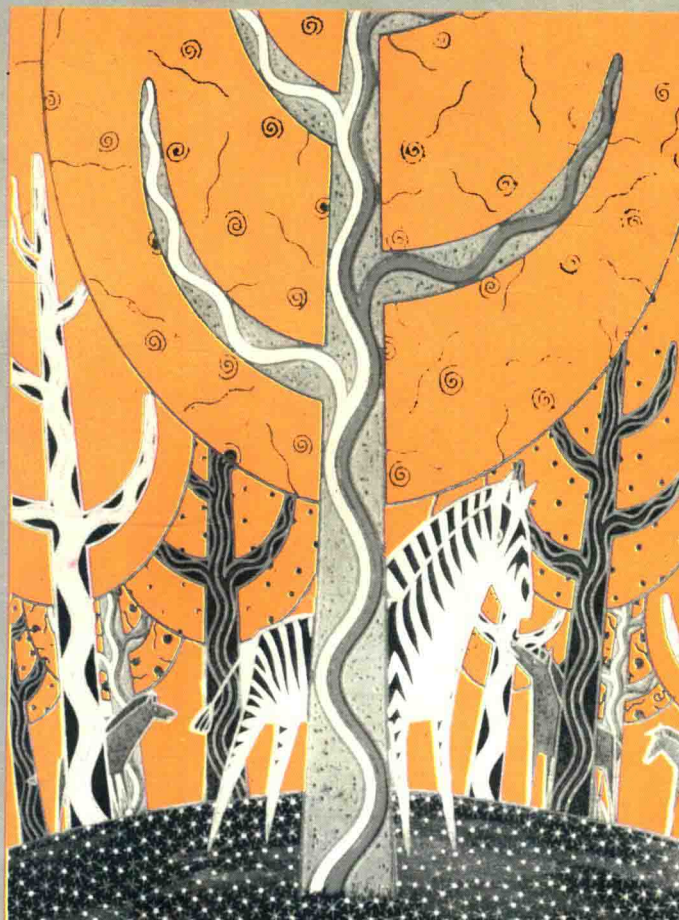


光岳文丛

张维芳讽刺诗选

张维芳 著



出版社

光岳
文丛

张维芳 著

张维芳讽刺诗选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张维芳讽刺诗选/张维芳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0. 2
(光岳文丛/一帆主编)

ISBN 7-5059-3613-1

I. 张… II. 张… III. 讽刺诗-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1689 号

书 名	光岳文丛—张维芳讽刺诗选(张维芳著)
主 编	一帆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邓元平
责任印制	胡元义
印 刷	山东省聊城三名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500 千字
印 张	84.75
插 页	24 页
版 次	2000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3613-1/I·2767
总 定 价	18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作者像

张维芳和讽刺诗

(代序)

寇宗鄂

维芳兄从聊城来,嘱我为他即将出版的讽刺诗选写几句话。我知道他纯粹为了诗的缘份和友谊。他是我相识十几年的朋友,心诚所至,不能推脱,只得从命。虽然此前我已谢绝为人作序。

与维芳兄相识,正如他在自序中所言,缘于1986年5月潍坊讽刺诗座谈会。讽刺诗原本是诗歌园地中一个不可缺少的品种。因为它干预生活、鞭挞社会丑恶现象、反映人民群众心声而受到读者的喜爱;也正因为他有刺儿,锋芒犀利,触及了官僚主义和既得利益者的灵魂而犯忌,终被1957年那次政治运动无情地扼杀了。新时期伊始,党的拨乱反正的政策如春风化雨,使讽刺诗这株艳丽的花得以复苏。但春天乍暖还寒。一些人对这一艺术样式仍持怀疑态度;作者也心有余悸。为鼓励和繁荣讽刺诗创作,进一步解放思想,从理论的高度就如何把握分寸等问题加以探讨,正是从这一目的出发,诗刊社让杨金亭和我出面邀请十余位当时创作比较活跃的讽刺诗人,在潍坊陈显荣的支持下,举办了这次座谈会(后来被称为全国第一届讽刺诗研讨会)。会议确实起到了解除顾虑、提高勇气和信心的作用。在歌颂与暴露、讽刺诗的社会功能与艺术价值、诗人的忧患意识与责任感等问题的辩证统一关系上取得共识。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大家提出出版一套讽刺诗丛书的设想。会后,我和湖南文艺出版社联系,得到弘征同志的大力支持。由我编辑的一套八本“玫瑰诗丛”很快出版了。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第一套讽刺诗丛书,当是第一届讽刺诗研讨会的成果。张维芳的

《蒺藜花》便是此套丛书中的一本。

1997 年底,诗刊社和山东聊城诗人协会在历史文化名城、孔繁森的故乡聊城市联袂举办了全国第二届讽刺诗研讨会,由维芳兄和我牵头几经策划,历时近一年,最后由他主持的诗人协会承办。当然,主要是他四处奔走,苦心筹措,个中甘苦,我最能体察。因为我和他保持热线联络,虽远在京城也深深感受到他手心朝上的难堪与尴尬,愁苦与焦虑。所以他不仅是一位执著的诗人,也是一位诗歌活动家;新时期讽刺诗的发展,有他辛勤的汗水,我也和他和讽刺诗结下了不解之缘。聊城诗人协会及《鲁西诗人》杂志的创办,以及当地频繁的诗歌活动的开展,都和他热心谋划与操作有密切的联系。在他和另一位诗人姜建国的带动下,聊城涌现出一个诗人的群体,讽刺诗的后起之秀也成长起来。这是与一个地方的文化背景及氛围分不开的。两届讽刺诗研讨会均在山东举行,是因为山东的讽刺诗人比较集中,全国的讽刺诗人中,山东占了一半以上。也是山东诗人支持的结果,兴许与鲁中大汉的胆识有关。打虎英雄就出在山东。

第二届讽刺诗研讨会的规模、影响远非首届可比;首届仅十余人,第二届则有数十人参加。许多报刊报导了此会,我在《诗刊》写了会议综述。会议内容也较前届丰富、深入,诗评家的专题发言及十几篇论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讨论的话题开始涉及讽刺诗的美学问题,这是上一届会议难以企及的。当时受时代和思想的局限。同时,讽刺美学也引起与会诗评家的浓厚兴趣,参与意识增强;专门从事讽刺诗学研究的年轻诗评家扬四平的出现及学术成果,是讽刺诗会乃至讽刺诗领域长足发展的重要标志。

以上的话也许并非多余。写到这里我突然意识到,前面提到的这些事与讽刺诗史有关。历史与人无法分离。人类的创造活动与时空关系共同构成历史。将来有谁来写讽刺诗史,除了作品以外,大约也离不开新时期以来的、这些人和事包含的或多或少的史

料价值。维芳兄坚持要我为其写序的本意也在于此吧。

张维芳是一位专攻讽刺诗与乡土诗的诗人。这本选集便是他几十年来心血集中的展示。讽刺诗是他为之奉献一生的事业,并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本厚厚的书就是证明。他的创作历程已在他的自序中作了扼要的回顾和总结;他的诗的艺术色彩及审美特征,也有几位诗评家做了充分而恰当的评价,无需我在此赘言,读者自会见仁见智。我想说的是,张维芳是一位爱憎分明、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诗人。他认为我们的生活既有阳光也有阴影,有美也有丑,存在腐败消极的现象。因此,他在歌颂光明与正义的同时,也针砭时弊,暴露黑暗,揭露丑陋与邪恶。他说:“诗人的笔,既是绣花针,又是手术刀”。他的主要精力是以笔为刀解剖生活,以诗人的良知诊治社会的病症,净化社会和灵魂。他以另一种方式表现对祖国对人民的爱心。我之所以强调他关注社会及生存环境的责任感,是针对有些人对身边的假恶丑熟视无睹,采取事不关己的态度。社会多一分假,便少一分真,多一分恶,便少一分善,多一分丑,便少一分美;打假是维护真,惩恶是为扬善,祛斑是为至美。所以人们都赞赏见义勇为、治病救人者的精神。审丑是需要超越自我的良知和责任感,但并非是每一个诗人都具有的。

张维芳的诗大部分是歌谣体。这也是讽刺诗人普遍采用的一种形式。这一形式是向民歌借鉴的产物;中国古诗也是由民歌过渡而来。口头文学在先,文人创作在后。古诗的文体与传统民歌的姻缘关系是肯定的;民歌的五句头或称赶五句与古诗五言绝句形式是一致的。两者相互渗透也毫无疑问。这一形式因短小易记、朗朗上口而便于流传。它的风格拙朴与诙谐,也为大众乐于接受。和歌词、曲艺一样有各自的读者群,互难替代。艺术没有排它性,只有相互的融合。时下一些人对传统民歌形式的漠视与排斥,显然是失之偏颇的。

张维芳熟悉群众的语言,并且运用起来娴熟而灵活,形式上也

在不断地摸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对当前群众口头流传的当代民谣,如“四字歌”系列的加工改造,做了有益的尝试。文体上也是一种突破,找到了更为群众喜闻乐见、更切近现实、贴近群众的方式。对古典词曲的运用也可看出他探索的轨迹。

讽刺诗不管用何种形式写作,都必须具有诗的品质。张维芳在这一点上是日益清醒的。但不能满足。我赞成杨四平的看法,就当前讽刺诗创作的态势而言,不是缺少发现,而是缺少表现技巧的丰富性。人们不再为讽刺诗的生存权和歉收而忧虑,而是诗的品位的提高。这需要长期努力,也寄希望于所有讽刺诗人的共同奋斗。

在祝贺维芳兄喜获丰收的时候,也殷切地期待他和他的诗友有更大的突破,以适应时代的发展和多种读者层的阅读兴趣。

一九九九年十月十三日

北京寄葭庐

时代的馈赠与呼唤 ——出席两届全国讽刺诗研讨会感怀

(代自序)

在我已进入“耳顺”之年的人生之旅中,感到最大的幸事,莫过于曾出席第一、第二届全国讽刺诗研讨会。第一届全国讽刺诗研讨会,于1986年5月在山东潍坊市召开。时隔11个年头,第二届全国讽刺诗研讨会,于1997年11月29日至12月1日在历史文化名城、孔繁森的故乡、山东聊城市举行。这两次全国性讽刺诗研讨会,在我国讽刺诗创作与发展的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是繁荣与发展我国当代讽刺诗创作的“催化剂”,是对我们这些与讽刺诗情有独钟的人的真诚鼓励、扶植与鞭策,成为我们不敢懈怠,不断学习、实践、探索、奋然前进的巨大推动力!

我是一个在诗歌创作漫长道路上的蹒跚学步者,一是习写以农村题材为主的乡土诗,一是习写以幽默为高层境界的讽刺诗。早在50年代,我就爱上了报刊上发表的那些带有“辣椒”或“刺猬”插图的讽刺小品,那时我就学着写这类东西,如题为《三个儿子不养爹》的小品,在报上发表后,收到很好的社会效果。自那时起,我对讽刺艺术的挚爱,可说是我学写讽刺诗的原动力。但可惜的是,到了1957年,整个讽刺艺术,一下子被众所周知的外在环境给戕杀了。20年后,新时期给讽刺诗提供了生长的土壤、阳光、空气和水份,时代的呼唤,给讽刺诗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与生机。随着全国讽刺艺术的复生和发展,我也开始了大量的讽刺诗创作,在《诗刊》社的直接培养关怀下,在《黄河诗报》、《讽刺与幽默》、《绿风》等报刊良师益友的信任与支持下,不断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与进步。

时代的馈赠与呼唤,党的民主生活的日益活跃,给讽刺诗的创作营造了良好的氛围,奠定了丰厚的基石,这是讽刺诗创作日益走向繁荣的先决条件,但这并不等于就写好了讽刺诗。就在讽刺诗的历史与现状及其社会功能、审美价值等问题,需从理论的高度和实践上来鉴赏与探讨的关键时刻,《诗刊》社以培植讽刺诗这枝带刺的玫瑰茁壮成长为己任,于1986年5月在潍坊召开了第一届全国讽刺诗研讨会(亦称座谈会),我应邀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十几位讽刺诗人,有幸欢聚一堂,促膝畅谈,说不够的贴心话,道不尽的诗友情,每个人的心中都充满了激动,充满了友爱,充满了憧憬。会议由《诗刊》社杨金亭、寇宗鄂同志主持,大家就讽刺诗的历史位置、作用及面对现实的一些问题,展开了热烈的座谈讨论。山东诗人苗得雨,首先代表山东诗界向会议表示祝贺,并对讽刺诗的有关创作问题作了颇具诗意和新的见解的发言。接着,四川诗人余薇野、李启云,贵州诗人罗绍书,新疆诗人石河,福建诗人杨钧炜,山东诗人陈显荣和我都一一作了发言。发言进行了两天,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不仅广泛地交流了经验,而且也倾吐了讽刺诗创作的甘苦。通过这次会议,我们进一步懂得了讽刺诗的生命力在于干预生活。我们生活在一个改革开放、阳光灿烂的时代里,然而,蓝天阳光下,还有阴影。当我们用犀利的眼光烛照社会时,常常发现在美的身边,也蹲着丑。我国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成就是举世公认的,但也确实有不能令人满意的一面,比如封建迷信抬头,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泛滥,各种消极腐败现象的发生等等。因此,诗人的笔尖,既是绣花针,又应是手术刀,对应当歌颂的歌颂之,对应当鞭挞的鞭挞之,是每个诗人的责任和良知。还认识到,讽刺诗也是诗,也是艺术,也是一种智慧的结晶,它必须具有诗的艺术品位。要写出一首富有社会价值、艺术价值、信息价值的讽刺诗,做到问题逮得准,抓住要害和本质,触到疼处,说出众人心中有而口中无的话来,从而引起共鸣,形成高昂的正义之声,并产生较

强的艺术感染力,非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狠下苦功夫不可。在这次会议的推动下,我的创作热情更加高涨,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勤奋笔耕,不断有新的收获,每年发表这类作品几十首,其中《候鸟》、《胡诌歌》、《罗罗写信》等作品,被收入多种选本。由《诗刊》社主编的出自八位讽刺诗人之手的全国第一套《玫瑰诗丛》出版后,我的拙集《蒺藜花》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此后出版的讽刺诗集《花与刺》、《玫瑰花与星星草》等也引起诗评界关注。《诗刊》、《作家报》、《文学评论家》、《大众日报》等报刊,先后发表了评论家的文章。由山东大学教授、著名诗评家吴开晋承办并主编的国家教委“七·五”重点社科项目《新时期诗潮论》一书,对我的讽刺诗创作生平及成果辟专页作了评价。有的评论家称我为写讽刺诗的“专业户”,又赞誉我为“一个战斗着的诗人”、“时代的鼓手”。我感谢对我的评价与赞誉,但我很惭愧,做得很不够,要真正成为一个“战斗着的诗人”、“时代的鼓手”,需终生努力,奋力争取!

全国第二届讽刺诗研讨会,是由《诗刊》社和山东聊城市诗人协会联合召开的。《孔繁森之歌》研讨会同时在这个会上举行。我作为聊城市诗人协会会长,自然在一年多的筹备、运行过程中,跑上跑下,左右联络,狠下了一番力气,吃了一些苦头,但苦中有乐,苦乐都是一首歌!在这之前,我曾于1996年,在《绿风》等报刊发表了题为《让玫瑰花开得更鲜艳》的文章,呼吁第二届全国讽刺诗研讨会的召开,多蒙《诗刊》社的果断决策,全国诗界的大力支持,终于圆了这个梦,使第二届全国讽刺诗研讨会得以如期在聊城胜利召开,圆满成功!

这次会议的规模之大、规格之高,为前所未有的。著名诗人、诗评家杨子敏、苗得雨、塞风、丁国成、刘征、朱先树、宗鄂、李小雨、吴开晋、魏绪玉、张洪波、袁忠岳、耿建华、陈显荣、郭廓、罗绍书、杨钧炜、晨声、孙基林、杨四平,及当地的张维芳、姜建国、朱希江、张军、郭立河、孙振春等近百人参加了会议。在研讨会上,大家认为,孔

繁森作为领导干部的楷模,用人生写出了一部大诗。《孔繁森之歌》是孔繁森去世后,家乡聊城人写下的大量怀念和歌颂英魂的诗篇,其中收入了孔繁森遗作 30 首。大家对这部诗集的艺术价值、美学意义和教育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并由此展开了对歌颂诗和讽刺诗的价值与意义的深入探讨。大家认为,诗的功能包括美与刺两个方面,对现实生活怀抱热情,歌颂光明、歌颂真善美,是诗人的重要职责,而对生活中的假恶丑予以鞭挞,也是诗人应有的责任。讽刺诗应当关注现实,针砭时弊,并在创作中也要不断提高艺术水平,做到雅俗共赏,使讽刺诗更有生命力。通过这次会议,大家还进一步弄通了何为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何为正面宣传的问题,解除了一些对讽刺诗创作心有疑惧、怕招灾惹祸的种种思想障碍等。一致感到,歌颂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颂扬人民的创造、历史的进步等,是正面宣传,而配合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反腐败斗争,关乎国家长治久安的法制建设,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法律战胜邪恶等等,也同样是正面的宣传。总之,凡符合“四项基本原则”、“三个有利于”标准者,都属正面宣传;而凡是这样做的,都是坚持了正确的舆论导向。

先后相隔 11 个年头,召开的两届全国讽刺诗研讨会,给我们提供了极好的学习机会,使我们学到了许多新鲜东西。这两次全国讽刺诗研讨会,给当代讽刺诗的创作与繁荣树起了时代的里程碑,我作为一个讽刺诗作者,所感所悟,都永远铭刻在心。

我热切地盼望着第三届全国讽刺诗研讨会的召开,愿和诗友们在下一届会上重逢。那时,每一位诗人都将会捧出新的讽刺诗创作之果!

1998 年 2 月 9 日

目 录

张维芳和讽刺诗(代序)·····	寇宗鄂(1)
时代的馈赠与呼唤	
——出席两届全国讽刺诗研讨会感怀(代自序)·····	
·····	张维芳(5)

第一辑 大调歌

车车车车车·····	(3)
当我举起酒杯的时候·····	(6)
有丑就亮出来吧·····	(8)
万花筒·····	(10)
写给某“官倒”的诗行·····	(12)
占卜摊,摆在县政府门口·····	(13)
武大郎的烧饼及其他·····	(14)
“群星”歌舞团·····	(16)
“吹协”启事·····	(18)
常话新说·····	(19)
“孝顺”媳妇的“孝道”·····	(20)
罗罗写信·····	(21)
大佛私语·····	(22)
某机关效益·····	(23)
“吹”说·····	(24)

第二辑 蒺藜花

“有关部门”在哪里？	(29)
吃	(30)
“吃遍乡”	(32)
某公升官有绝招	(33)
穷县“富景”	(34)
“四星级”干部	(35)
候鸟	(37)
“白书记”	(39)
以“礼”服人	(40)
“万元肚”	(42)
“公仆”谣	(43)
仕途经	(44)
“公扑”	(45)
吹	(46)
请示歌	(47)
“帅才”还是我自家	(48)
谁说我这主任懒	(49)
携手“伯乐”	(50)
“十气”儿干部	(51)
跟你转的有几个	(52)
四大美人个个丑	(53)
要官歌	(54)
“小意思”	(56)
过场戏	(57)
惹不起	(58)
下乡前奏	(59)

吃公谣	(60)
席上功	(61)
新局长上任	(63)
数字怨	(65)
吃“权”谣	(66)
挪窝鸡	(68)
“五子”登科	(69)
某公好鸟	(70)
机密泄在枕头上	(71)
提意见	(72)
某公填表	(74)
南郭新传	(75)
往后别再这个样	(76)
酒的威力	(77)
变得快	(78)
“糊涂”析	(79)
原则话	(80)
铁打乌纱戴得牢	(81)
忙	(82)
公私谣	(83)
越到年底会越多	(84)
研究研究再研究	(85)
某领导的儿子犯了案	(86)
借脑子	(87)
不打棍子不戴帽	(88)
一年没见想得慌	(89)
吃“大户”	(90)
“伯乐”参谋	(92)

交换	(93)
时髦借口	(94)
顺风曲	(96)
忙	(97)
不设宴	(98)
克“刚”术	(99)
酒歌	(100)
放一枪,换一个地方	(101)
某公三部曲	(102)
心和从前没两样	(103)
新《聊斋》	(104)
树木栽在舌尖上	(106)
送礼歌	(107)
见怪不怪	(108)
“无盲村”	(110)
“领导体”	(111)
颠倒歌	(112)
小城光临大剧团	(113)
屏幕会海	(114)
诗女怨	(115)
莫怪文坛出蹊跷	(116)
新报刊发行歌	(117)
当今大赛多	(118)
克隆稿	(119)
捧“杀”谣	(120)
儿子结婚	(121)
娶个媳妇扒层皮儿	(122)
“千金”换不来个笑模样	(123)

新编《田头记》·····	(124)
神人·····	(125)
村民四怕·····	(126)
巧嘴婆·····	(127)
吹·····	(128)
某饭店奇遇·····	(129)
“啃老”谣·····	(131)
假冒商品自擂·····	(132)
“堵嘴”牌·····	(133)
参加一次酒类评优会记闻·····	(134)
胡诌歌·····	(135)
天天都来“化缘僧”·····	(136)
灶王自叹·····	(138)
只因没供众“神仙”·····	(139)
“名人”酒打擂·····	(140)
保护伞·····	(141)
得罪篇·····	(142)
坐地虎·····	(143)
“绿林”新传·····	(144)
狗变·····	(145)
千真万确狗不理·····	(146)
这股歪风何时了?·····	(147)
真假武大郎·····	(148)
“门僚”·····	(149)
吹牛税·····	(150)
“拉”病号·····	(152)
新药专供·····	(153)
振振有词·····	(154)